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七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九　　元　程端學　撰

哀公名將定公庶子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左氏曰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

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未詳信否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郊牛下有角字

任氏曰不知僭禮之致災而改牛違時以從事亦已妄矣愚謂此亦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高氏曰定末年哀元年連書鼷鼠食牛之變則知魯之郊歳一行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

石氏曰吳楚爭强内侮中國之政制在夷狄晉雖不能主盟猶中國也齊衛二君既不同心盟主以禦夷狄又結盟固黨以自攻伐惡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定之末年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知有禮義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邾自庶其後魯多納其叛臣邾知魯必欲兼之也盟焉朝焉會蒐奔喪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為也而魯終不置邾愚謂邾不能自強於德而區區以求魯固無足道然王綱壞強陵弱大併小微國不支亦可悲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漷大虢切又音郭

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任氏曰三大夫同伐可謂暴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伯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古侯切注

杜氏曰句繹邾地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邦衡胡氏曰季氏所以不盟豈非貪得無厭必欲滅邾而後已未詳孰是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

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辠石氏曰定哀之世吳楚爭强越又寖起中國諸侯見伐者數四也晉衛齊又數侵伐魯既叛晉又結怨於齊所與厚者邾滕杞而已魯公之立邾未嘗廢朝覲未嘗無會而前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今又三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而公又親入以其君來此邾人所以弗堪

致吳之伐我齊取我田也內之惡見矣時政皆在三子不由公出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滕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左氏曰初衛侯遊於郊子

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莘老孫氏曰蒯輒爭立父子仇敵而孔子請先正名孔子

之意可知矣使蒯聵事其親孝必不至於見逐靈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於逐之書曰衛世子出奔宋見蒯聵得辠於父見逐出奔父沒不喪求反其國以與子爭則蒯聵之辠也輒為人子而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靈公而復之位靈公死夫人立之不辭以父亡未復而即位為君蒯聵在外且入以兵拒之又圍之焉則輒之辠也使靈公得父之道不至於逐聵使聵得事父之禮則聵不至於見逐使輒得子

孫之義則能感動王父以復蒯聵之位或權立屏位以須父之入蓋靈公蒯聵不父而輒不子是以至於蒯聵出奔趙鞅納蒯而石曼姑圍戚書曰納衛世子則輒之拒之爲不得其正顯矣愚謂又以大夫帥師而謀諸侯廢立之事見春秋之世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至此極矣事又見定十四年○君舉陳氏曰于戚納弗受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

掩矣康侯胡氏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以與之爭可乎然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辠亦可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師師及鄭罕達師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或作栗或作秩

杜氏曰罕達子皮孫鐵在戚城南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愚謂並言師師者譏大夫專兵也大夫專兵而至於戰黷

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曰七月而葬緩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見昭十四年義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

蔡殺其大夫子駟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衛請乎齊推齊主兵也且齊嘗為盟主自當序衛上無他義也黎氏曰凡書邑必繫國若經已見其繫某國而後邑復有事當書則但舉邑而已蓋避繁文也前年已書納世子蒯聵于戚言納者見入衛境也云于戚者見戚為衛邑也故今但書圍戚而不云衛戚焉如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後但書叔姬歸于酅不復繫之齊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孫氏曰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於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事又見二年○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矣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劉氏曰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以為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敵君之禮我不可以為

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必紛紛哉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姑之事也不其然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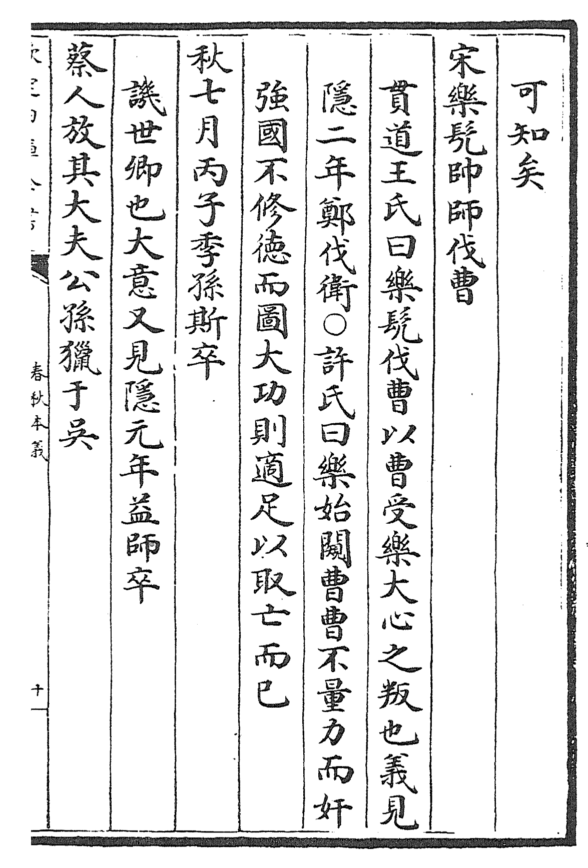
義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高氏曰不言及者不嫌乎一處也若雉門兩觀則不可不書及矣左氏曰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莘老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葢非禮矣義又見成三年新宫災○石氏曰武宫煬宫不當立而立桓宫僖宫當毁而不毁然皆出於强臣之私意爾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羊作開陸德明曰避漢景諱也

杜氏曰啓陽琅琊開陽縣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師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鋌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賈道王氏曰夏而城城而用大師惡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葉氏曰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宵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邾城瑕蓋莊宣書城者各一隱桓書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閒而書城者九則定哀之守其國者



可知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貫道王氏曰樂髡伐曹以曹受樂大心之叛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樂始闚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義見宣元年晉放胥甲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闕之也義見文十八年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此則大夫帥師欲取邾以自肥則又甚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殺蔡侯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弑愚謂

不稱其君當作殺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此爲曾孫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乎必有一誤王氏曰傳之謬也

莘老孫氏曰春秋弒君未有曰盜者不知其來且何國人也其君見殺而不知殺者之名是以曰盜爲人君而見殺于盜則其所以爲君者可知也石氏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爲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

蔡公孫辰出奔吴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葵秦惠公

義見定九年葵秦哀公

宋人執小邾子

以諸侯執諸侯天下之亂可知矣不言以歸專辠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羊作公孫歸姓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

戎蠻子見昭十六年邦衡胡氏曰名者以別於執中國之君也左氏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
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
以歸師氏曰以中國之伯主而歸夷狄之俘其不道
甚矣○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謀僉於天子問辠然
後執歸于京師正也諸侯有辠不請王命而執之歸

于京師皐尚可容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諸侯執諸侯以畀諸侯其辠尤重若晉人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今晉為盟主而執戎蠻尚得其辠則獻之天子猶可也今不知其辠既專執之反歸於楚舍周事楚不足主中國之諸侯矣此晉之所以不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愚案左氏載此事甚悉然春秋不書楚伐戎蠻子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楚者書其甚者也夫楚以夷狄吞齧小國不足責也然興滅

繼絶王者之事當是時王綱盡矣晉能為之猶足主中夏今反執之以歸于楚則是伯主助夷狄為虐也春秋安得不書其甚者哉

城西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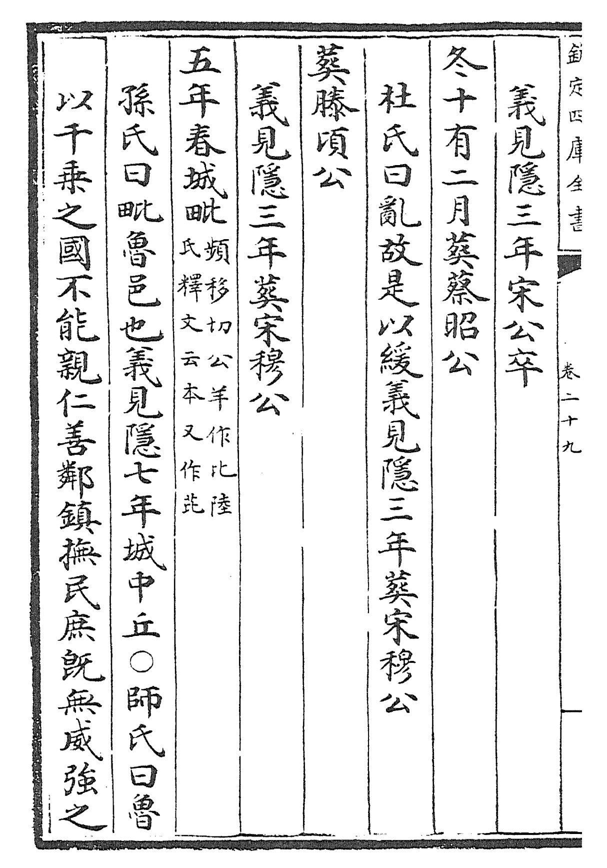
杜氏曰魯西郭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范氏曰亳即殷也殷都於亳髙氏曰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之立亳社顔師古曰存其社者欲

使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社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災見不知戒○程子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杜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葬滕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年春城毗頻移切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芘

孫氏曰毗魯邑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師氏曰魯

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庶既無威強之

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懐乃區區屢奪民力以興土功故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啟陽又城毗六年又城郚瑕一叛於晉而畏懾自備之不暇又安能為國而無

斃邪

夏齊侯伐宋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伐衛

朋劚贖耳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年春城邾瑕音遐公羊作葭

劉氏曰邾瑕者何或曰邾之瑕也或曰内邑杜氏曰

任城亢父縣有邾婁城張氏曰濟州任城縣地是也
高氏曰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者見魯之廹邾也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則知邾益微弱魯以不義
強城之也未詳是否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吳伐陳

左氏曰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土芥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將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來奔貫道王氏曰景公寄國於高國使其非義則當正諫以絶景公

之私如以為是則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及奔亡以免禍則託孤之寄有負於景公矣陳乞欲易君而去其大臣齊其為陳氏見於此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君舉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莊加切

柤見襄十年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

吳好也夷狄可以強盛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

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

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説囚王子豹於句竇之丘公使

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辠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黄氏曰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為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弒荼君舉陳氏曰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弑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弑也
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莘老孫氏曰陽生入齊
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
弑君之罪則陳乞之皐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
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皐也葉氏曰陽生景
公長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

陳乞不能爭既偽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國人立陽生而弑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之道則逆弑荼者朱毛也曷以為陳乞主弑荼陳乞之所君也既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陳乞之辠不可以不正也愚案左氏載僖子不對而泣以下等語與經不合孫葉二説微信今以經考之本陳乞召陽生而弑其君荼耳陽生不免簒逆之辠而陳乞為弑君之賊然左氏敘前事頗詳而孫葉多所發明不得盡

廢在讀者詳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書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切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許氏曰定十五年鄭伐宋始搆怨至是侵鄭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高氏曰衛侯棄其父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侵衛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吳于鄫

張氏曰鄫即舊鄫國左氏曰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鄖以吳為無能為也義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張氏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而始遺患於後日也邦衡胡氏曰前書叔還會吳

惡大臣不能衛社稷而邇夷狄也此書公會吳惡國
君不能守社稷而狎夷狄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程子曰不曰歸者以我而言内外異辭文體然也左
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孟孫曰二三子以我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

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康侯胡氏曰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以其君來

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爲是伐我齊人爲是取魯二邑辱國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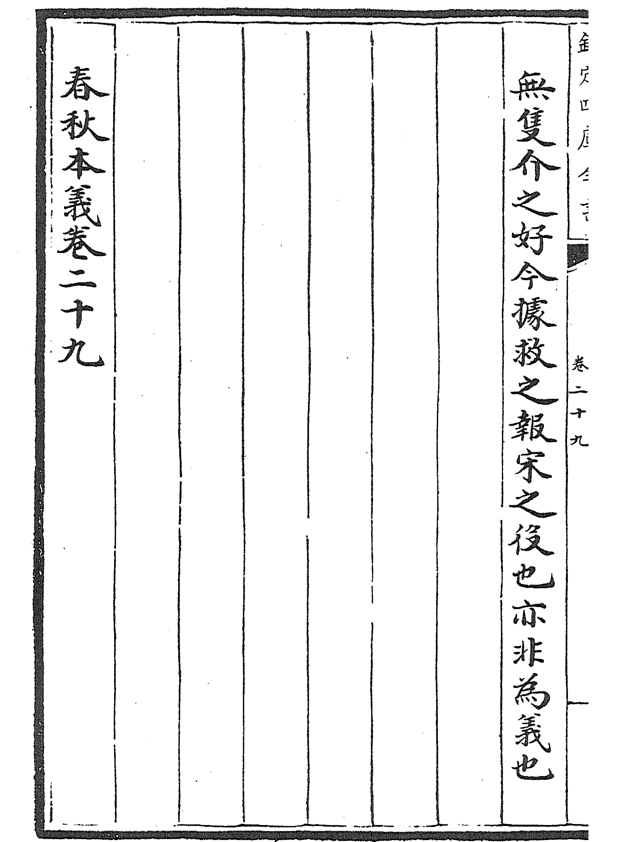
蔡侯歸

宋人圍曹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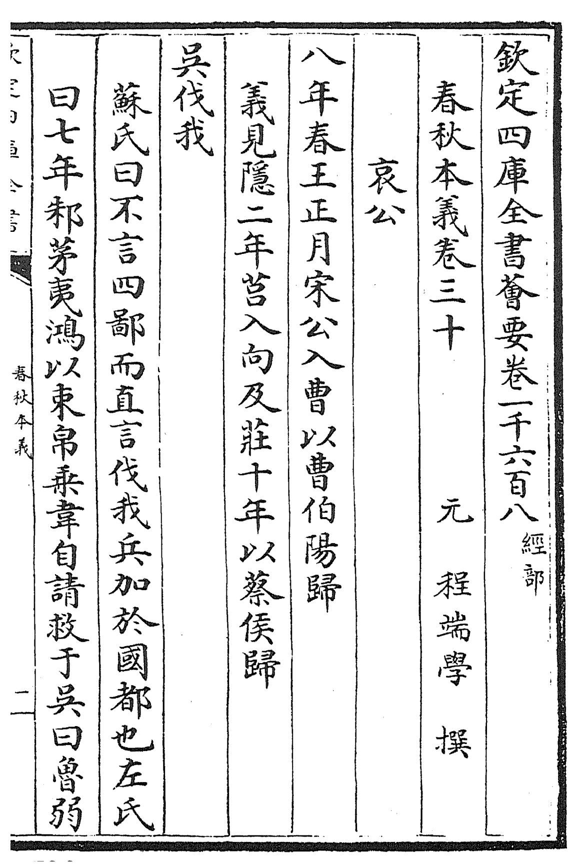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朱訥趙氏曰鄭於曹



無隻介之好今據救之報宋之役也亦非爲義也

春秋本義卷二十九



春秋本義卷三十

元 程端學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吳伐我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左氏曰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

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為邾故伐我高氏曰公入人之國俘人之君以致夷狄之來討見公不能處已絶亂矣義又見莊

十年荆敗蔡師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切公羊作僤下同

讙見桓三年闡杜氏曰在東平剛縣北地譜究丘龔蛇縣也孫氏曰公前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甥也故齊人取讙及闡貫道王氏曰魯執邾子旣召吳人之伐又致齊人取讙及闡爲國而不義其害國如此夫邑謂邑天子所封非諸侯所得取魯入人之國俘人之君辠不容誅也齊侯苟能告於天子聲辠致討大義庶矣乃因之以爲利亦辠也

歸邾子益于邾

邦衡胡氏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人歸讙及闡

孫氏曰公旣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凡土

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愚謂魯之媿辱可知有國家者可以鑒此矣○吕氏曰吴之伐我齊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于邾魯畏吴齊故也齊人歸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

秋之世諸國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杜氏曰雍丘縣屬陳留張氏曰後屬開封師氏曰鄭人圍宋雍丘宋皇瑗圍之雍丘應於内皇瑗圍於外腹背受敵無以支持而為宋所得故曰取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

人之師甚其謫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此固喪師之道也愚謂鄭有辠矣然不書鄭伐宋而書宋取鄭師者書其甚者也

夏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宋公伐鄭

存耕趙氏曰宋甞侵鄭又取鄭師矣雖曰雍丘之役始於鄭獨不曰侵鄭之役誰實始禍歟佳兵不戢將

自獘也甾之禍基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氏曰邾子先為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義又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

公會吳伐齊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辠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義見隱元年宋公卒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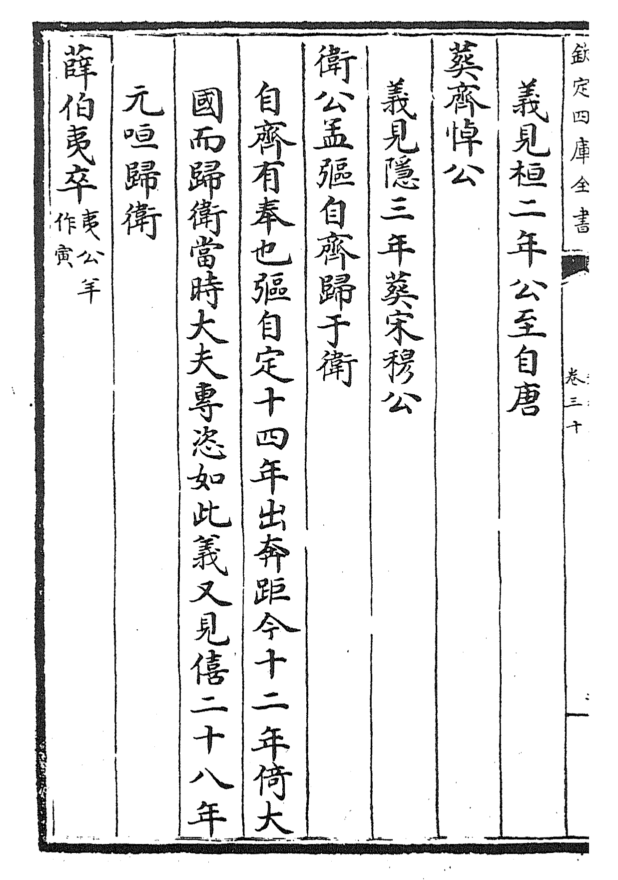
怨不已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侵齊

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辠義又見

莊十年公侵宋

五月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葬齊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奔也彄自定十四年出奔距今十二年倚大國而歸衛當時大夫專恣如此義又見僖二十八年

元咺歸衛

薛伯夷卒夷公羊作寅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葬薛惠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吳救陳

此吳楚爭諸侯而為此救見中國之益衰未可以存

亡繼絶許之也義又見僖十八年狄救齊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伐我見八年左氏曰齊為鄎故國書髙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
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
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
子洩師右師顏羽御丙洩為右冉求師左師管周父
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宫
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

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

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皐魯不能反身皐已而又見伐也孟子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魯以入邾之故吳齊交伐是我之罪魯不反身自咎又會吳伐齊以速國書之兵是不知皐之在我也愚謂齊有喪而伐人皐亦可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

衛○貫道王氏曰邦分崩離析師至輒入其國都公室卑弱私邑不相能故無復預備也

夏陳袁頗出奔鄭袁左氏榖梁作轅

左氏曰初袁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晋

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孫氏曰戰不言公者公與伐不言戰也左氏曰為郊戰故公會呉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

人尋約吳髪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木訥趙氏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狄以攘中國為惡大矣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此戰也云爾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

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國書之
用齊也内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
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曰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髙氏曰春秋書内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葢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以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

猜相忌終乃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非禮也古者田有税丘有賦税以足食賦以足兵○朴鄉呂氏曰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

者蓋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税丘出賦初税畆則税且重矣作丘甲則益兵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乗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爾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康侯胡氏曰禮娶妻不娶同姓厚男女之别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男女有别矣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别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

也韋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吕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亂男女之別哉廹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流於同姓相奸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橐皋（橐章夜切一音託）

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吳地地譜云逡遒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左氏曰公會吳于橐

皐吴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師氏曰往年會于鄫今又會于橐皐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詳書者譏公之會夷狄也義又見成十

五年會吴于鍾離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羊作運鄖音云

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地譜吳海陵即泰州城下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惠故會吳于槖皐修鄫之好也鄖在今泰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為之會宋衛于鄖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黄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伯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向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

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黄池則魯之㫖著矣未詳是否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曰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産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原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宋鄭

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啟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閒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嵒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公羊作蝝）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愚謂十二月螽雖不害穀災異蓋甚於常時夫百蟲既蟄而惡氣殄君臣蠹民逆天陰陽變常之象也義又見桓五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五咸切罕公羊作軒）

孫氏曰宋向巢師師伐鄭鄭罕達師師取宋師于嵒

報雍丘之師也桉九年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雍丘

二國復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義又見九年宋取鄭

師

夏許男戍卒戍公羊作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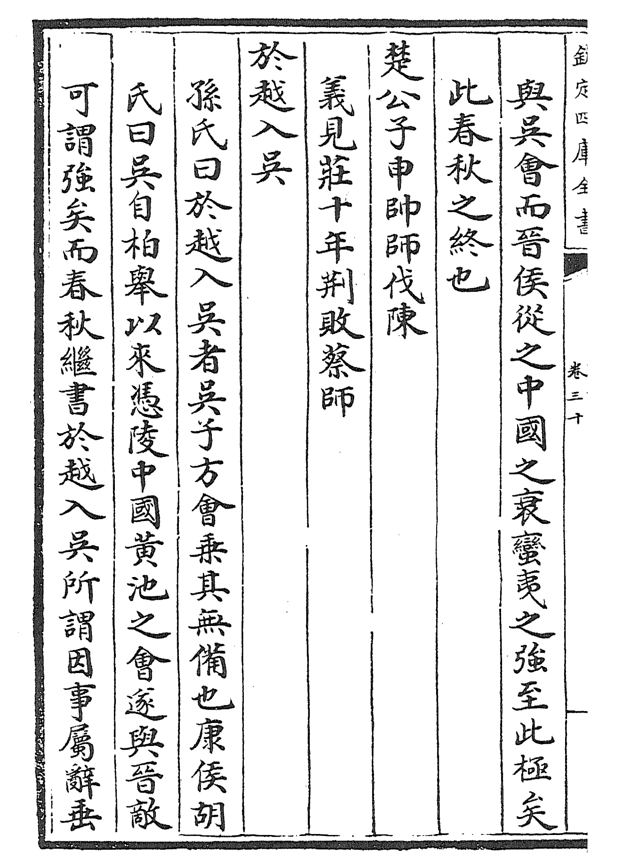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黎氏曰經書及皆内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故凡

中國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亦中國及夷狄也謂之會兩伯似非經意

黃池杜氏曰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張氏曰晉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木訥趙氏曰晉侯嫪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亦纔得魯而已何以伯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伯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伯也交中國爾愚謂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柏舉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



與吳會而晉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至此極矣

此春秋之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於越入吳

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康侯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與晉敵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

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甞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師復與晉人爭衡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春秋初書吳入楚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陸氏曰脫也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葬許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螽

義見桓五年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高氏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召也義又見文十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區若侯切公羊作𢈀

盜見襄十年高氏曰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及卿大夫則亂已極矣○貫道王氏曰夏區夫徵舒之裔也徵舒為逆陳不能討而楚殺之

且有後於陳而執國政陳無政矣未詳是否

十有二月螽

義見十二年及桓五年○呂氏曰前年十二月螽此年九月又螽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魯用田賦而比年三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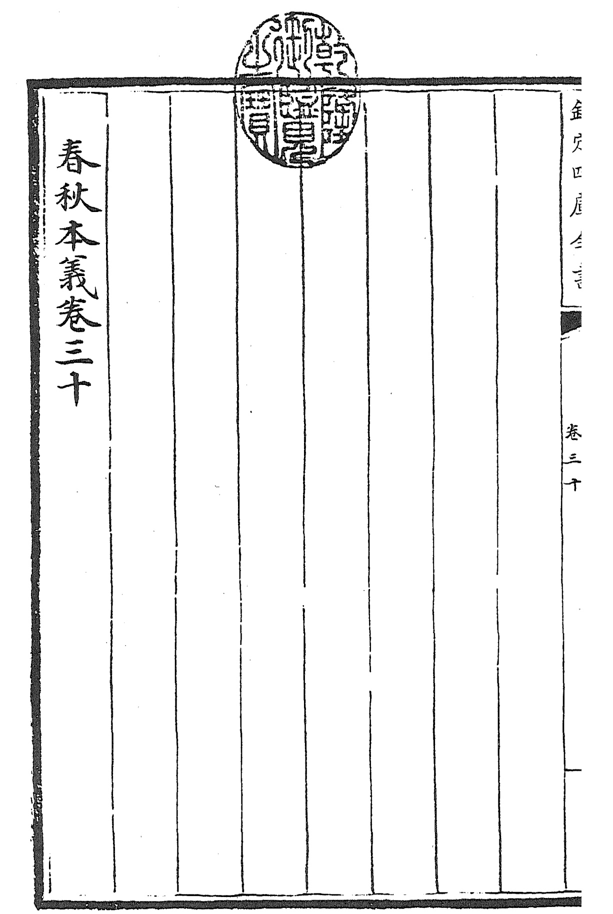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蘇氏曰狩而不地為獲麟書畧之也麟陸璣曰麕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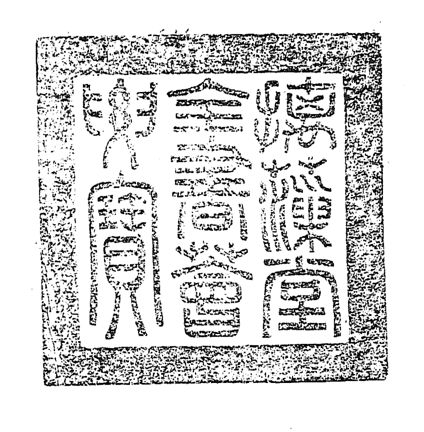
牛尾黄色𤣥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左氏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愚謂聖王在上天下文明則麟出為祥聖王不作天下大亂則麟出為異出而見獲又異之甚者也隱桓春秋之始也諸侯會盟侵伐蕩然無主迨乎莊僖齊晉既伯天下知有伯主不知有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文宣成襄政歸大夫禮樂征伐又自大夫出

馬歷昭定哀陪臣柄國此君臣之大亂也蠻夷猾夏亦始隱桓及乎莊公荆楚又盛桓文既没其勢益張滅國殺君遂主夏盟晉悼引吳敵楚楚暫沮而吳復興此夷夏之大亂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逆戕殺入滅圍取兵戈相尋民無錯躬先王之紀綱法度遺風舊俗泯矣人事悖常則陰陽錯序故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蝥螟麋蜮蜚所不見而春秋以獲麟終焉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夫春秋即始見終

自微見著始之不慎而豢於終微之不戒而極於著遂至無可奈何聖人傷世之心至此極矣韓子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而況於獲乎○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亦必作孔子之意蓋有素矣因是一事則有感而作故其書之成則以此終固必有發端者然也如伏羲畫八卦因於河圖設無河圖八卦寧不作乎



春秋本義卷三十



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

團
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

